

秦皇島新故事選



秦皇岛新故事选

(1991年)

秦皇岛市文化局 编

封面题字 罗进梦

编 审 王永珍

主 编 张禾田 关文海

责任编辑 温爱君 姚远方

前 言

这个小集子里收录的是1991年秦皇岛市第五届新故事比赛的部分作品，共32件、10万多字。

我市从1987年举办第一届新故事比赛起，到1991年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由于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新故事活动有了长足的进步：1987年10月在河北省举办的法制故事汇讲赛上，我市故事员陈亚平获一等奖，徐秉芝、郭洪儒获三等奖，张治国、尹希树、魏清潭获特别奖；1988年8月中国民研会在北戴河举办的全国新故事“北戴河杯”大奖赛上，我市参赛的四名故事员分别获一、二、三等奖；1990年4月，中国曲艺家协会在河南郑州举办的中国新故事“嵩山泉杯”大赛上，我市两名故事员代表河北省参赛，均获三等奖；1990年9月河北省民研会在山海关桥梁厂举办的河北省第四届“老龙头杯”新故事大赛上，我市故事员魏清潭、徐秉芝获一等奖，李天生、马力获二等奖，苏秦、朱红等三人获三等奖。张文海创作的新故事《情系老龙头》获作品一等奖；魏廷俊创作的《换腿》获全国首届新故事大赛优秀创作奖。另外，近五年来，在省级以上报刊还发表了我市作者编创的新故事十余篇。如1990年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陶小兰的风波》、《假市长传奇》等。

我市的新故事活动，兴起于六十年代初，之所以坚持三十年不衰，主要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这项活动的重视。多年来，我们通过有组织地开展新故事活动，培养、造就了一批

在全省乃至全国较有影响的故事员，秦皇岛市被一些民间文学专家、学者赞誉“北方故事一枝花”。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枝花在市委、市政府的精心培育和各级文化部门的辛勤耕耘下，越加鲜艳夺目。第五届新故事比赛使这枝花再一次散发出沁人的馨香。

这次比赛参加讲演的故事员，年龄均在三十五岁以下，文化程度均在初中以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第一次登台。但演讲水平和技巧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之势。参赛的故事作品，题材广泛、新颖，从不同侧面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以及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大部作品思想性强，艺术性较好。

为了给广大故事作者开辟一个刊载新故事的园地，为了让更多的故事员在广大群众中演讲第五届新故事比赛中的新故事作品，我们编选了这个小集子。在编选中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望批评指正。

王永珍

1991年11月30日

目 录

前言

野丁香与楞头青.....	魏廷俊 洪音(1)
第十次电话.....	王庆宽(8)
找爹.....	刘 瑞(13)
海水与焦石.....	王小波 李 才(20)
意外的收获.....	冷光第(26)
一笑之谜.....	刘 瑞(31)
无缘的姻缘.....	常宝富(34)
劝赌记.....	孙瑞杰(38)
祝寿.....	张保学(43)
发财梦.....	刘 瑞(50)
征婚广告.....	张 拥(54)
摔壶记.....	崔 卫(58)
马老汉躲灾.....	韩宝华(62)
“憨二”的桃花梦.....	胡盛葆(67)
女神与退伍兵.....	山百合(71)
婚礼, 今天举行.....	刘淑文(78)
姜女哭城.....	王小波 孙本荣(83)
硬汉子.....	尹 辉(89)
事情篓子书记.....	万云阁(95)
压箱钱.....	岂连顺(99)
赖二传奇.....	李宏梅(104)
男儿情 女儿情.....	阎 铁(110)

过与功.....	阿 里(116)
孽障.....	刘志才(120)
老怪.....	贾连春(125)
火中情.....	赵东城(128)
永不松动的柳丁.....	曹维丽 贾连春(132)
不及格的母亲.....	王林涛(135)
赞杨斌.....	常 毅(138)
虎穴拘传.....	李天生 孙佳和(141)
胜似亲人.....	王炳富(144)
燕山脚下爱民曲.....	薄占邈(149)
附	
秦皇岛市第五届新故事比赛获奖名单.....	(154)

野丁香与楞头青

山桥厂 魏廷俊 洪 音

一天傍晚，狄青正在城外“立新铁匠铺”里“叮叮咣咣”地打马掌，从外面风风火火走进来一位秀丽俊俏的大姑娘。这姑娘是靠山庄叶老汉的小女儿叶丁香，心直口快泼辣豪爽，人们都管她叫“野丁香”。

前些日子，县文化馆组织举办秧歌会，野丁香扭来扭去，偏偏爱上了打鼓的狄铁匠。

狄青一见野丁香来了，心里特别高兴，赶紧扔下家伙解开围裙：“丁香，你怎么好几天没来啦？咱们俩的事儿，跟你爹商量了吗？”

“唉，别提了！我爹一听说你被判过刑，是个打架不要命的楞头青，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现在早已改邪归正了。”

“我爹不相信，他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是狗改不了吃屎！”

“这……这可怎么办哪？”

“后来，我连哭带闹，假装要投河上吊，吓得爹没办法，总算勉强答应了。不过，爹还说：把我拉扯这么大不容易，非得叫你拿一万块钱财礼！”

“啊！”狄青一听就傻了，暗说：我的爹呀！这铁匠铺开张不到半年，总共才赚了两千多块钱；您开口就要一万，这不是成心逼人吗！

野丁香见他愁眉苦脸不吱声，埋怨说：“瞧你这副受罪样儿，没有钱就别搞对象！”一跺脚赌气走了。

工夫不大，有位农村妇女来买镰刀：“同志，这镰刀多少钱一把呀？”

狄青意乱心烦，脑子正琢磨财礼钱，顺口儿说：“一万！”

那女人听了一楞，“啪嚓！”把镰刀扔到案子上：“我说你穷疯啦？这是金打的啊？还是银铸的呀？”

狄青当时一激灵，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连忙陪笑：“嘿嘿……我刚才没跟您说话，自个儿心里算帐哪，这镰刀两块三毛钱，既便宜又好使唤！”说着亲自帮她挑选了一把：“您看这把行吗？”

那女人接过来看了看，从怀里掏出钱包，交完钱匆忙走了。

狄青见天色不早，准备拾掇东西回家。忽然，他发现案子底下有一个绿色绣花钱包，猫腰拣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五百元现金，一张八千元的存款单。

、嘴！狄青乐得眉开眼笑，心里“怦怦”乱跳：这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眼雀儿。财神爷知道我缺钱，就打发财神奶奶赶紧给送上门来啦！想到这儿，心里不禁“扑腾”翻了个个儿：哎呀！那位大姐丢了这么多钱，回家不得急的火上房啊？狄青呀狄青，你嘴说改邪归正，怎么又想发横财呀？转念一想：如果不昧下这八千，上哪凑一万去呀？……他翻来复去寻思半天，觉得还是应该把钱还给那位妇女！

夜幕降临，窗外一片漆黑。狄青坐在铁匠铺里，肚子饿得“咕噜噜”乱叫唤。抬起胳膊看看手表：差十分不到八点，“我的大姐哟，您怎么还不来呀？”

话音未落，“啪”那位农村妇女推门闯了进来，焦急地问：“师傅，我的钱包丢了！里边有五百块钱和一张存款单！”“大姐别着急，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那女人接过钱包，从里面抽出来一百块钱：“大兄弟，谢谢你！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拿去买条烟抽，打瓶酒喝吧！”

“瞎，咱们可不兴弄这个！学习雷锋见行动，拾金不昧树新风嘛。您快把钱装起来吧！”

“那好，这钱我先留着，等你多辰结婚，咱们再一块儿算！”她说完，出门骑上车，一拐弯就没影儿了。

狄青心里话：别拣好听的说了，等结婚那天，我哪有工夫找你去呀！他关好窗，锁上门，推起自行车刚要走，就听远处有人高喊：“救命啊！快来人哪！”

狄青大吃一惊，听声音好像是丢钱包那个女人。他毫不犹豫，拔腿朝呼救的方向奔去。

借着朦胧的月色，只见道边上扔着一辆自行车：“大姐！……”狄青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突然，他发现旁边高粱地里似乎有什么响动，急忙钻进去一看：“啊？”一个虎背熊腰的蒙面大汉把那女人摁在地上，两个正拼命厮打，狄青蹑手蹑脚绕到背后：“嗨！”左手一揪蒙面人的脖领子，“啪！”右手对着他的脸上猛揍了一拳。

“哎哟！”蒙面人惨叫一声，爬起来撒腿就跑。“站住！”狄青在后边紧追不舍。“扑通！”他腿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结果把蒙面人给放跑了。

那女人惊魂未定，央求说：“我害怕，你送我回家行吗？”

狄青一想：俗话说救人救到底，那就只好辛苦一趟吧。

两人骑上自行车，黑灯瞎火蹬了好长时间，才到了她那个村子。那女人在一幢新盖的小楼前跳下车：“大兄弟，进屋喝口水吧！”

狄青心说：到现在还没吃饭，你咋不说给我煮鸡蛋哪？他虽然心里这么想，嘴上却客气地说：“大姐，深更半夜的，我就不打扰了。”

“嘭！”黑暗中突然伸过来一只大手，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小伙子呵，你给我进来吧！”

狄青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慈眉善目年过花甲的老汉：“老大爷，我……”

“瞎，都到家门口了，哪能让你走哇！”

狄青确实有点筋疲力尽，又饥又渴，心想：“不然就先进去歇一会儿。”他放下车子，便跟着老汉进了小楼。

那老汉推开走廊里的一间房门：“请进！”狄青抬腿刚迈进门坎儿，“叭叭”老汉就站在外头把门给反锁上了。

狄青仔细打量一下四周，里面是一个家用洗澡间：水磨石地光滑平坦，周围墙壁镶嵌着白瓷砖，浴盆里放满清水冒着热气，旁边挂着一套西服白衬衫。狄青看罢，心中暗想：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人家这么热情，我还客气啥呀？他立刻脱掉衣服，“唏哩哗啦”洗完澡，浑身顿时感到特别轻松。换上那套洁净笔挺的西装，愈发显得潇洒漂亮。

这时候，老汉打开房门，领他来到客厅：“小伙子呵，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啊？”

“狄青。”“今年多大啦？”

“二十八。”“搞对象了吗？”

“唉，不瞒您说，前些日子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俩本来处得很好，没想到她爹竟跟着瞎掺乎！”

“为啥呀？”

“我有前科，被判过两年徒刑。”

“噢，那人家还能乐意？”

“大爷，您不知道，通过劳动改造，我已经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她爹凭什么看不起我？！还让姑娘捎信说，管我要一万块钱彩礼！您说这不是讹人吗？”

“这个……”老汉沉吟片刻，立即打开组合柜的抽屉，从里边取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小伙子呵，别犯愁，这一万块钱我掏啦！”

“哎，大爷，咱们俩素不相识，怎么能让您……！”

“瞎，你快拿着吧！刚才大闺女都跟我说了：夸你拾金不昧，勇斗歹徒，我老汉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一万块钱算啥？只当我给你的见面礼！你眼瞅扔下二十奔三十，搞个对象也不容易，就别跟我装假，快给人家送去吧！”

狄青慌忙推辞说：“大爷，您的这番好意，我领情道谢！但是，这些年农村富裕了，她们家根本不缺钱，就是明天把钱送去了，她爹也不会愿意把闺女嫁给我。”

“嗯……那好，她爹不愿意我愿意，老汉把小闺女嫁给你！”

“啊！”狄青一听，简直惊呆了，连连摆手说：“哎呀，这可不行！”

老汉“刷”地沉下脸说：“怎么？是嫌我们家穷？还是怕我闺女丑？究竟为什么不乐意？！”

“大爷，您老人家千万别误会。我觉得做人得讲情义，那姑娘对我不错，我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一脚踩两只船哪！”

“小伙子呵，我实话告诉你：我那宝贝闺女又漂亮又能

干，不管在城里乡下，追她的小伙子可多了，都得拿鞭子赶！……”

“大爷，别说了，我该着没这个福气。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闺女长得像天仙，狄青绝不眼馋，说啥也不干那种损人利己的缺德事儿！”

老汉听了，心里暗挑大拇指：真是好样的啊，有志气！他手捻胡须，微然一笑，冲门外高声喊道：“小香，出来送客！”

“我不让他走！”野丁香“噌楞”冲进来，用身体挡住了狄青的去路。

“啊？原来是你！”狄青望着自己热恋的姑娘，不禁惊喜若狂。

野丁香笑着介绍说：“这是我爹，买镰刀那个是我姐……”

“哎哟，还有我哪！”一位中年壮汉捂着眼睛走到野丁香跟前，“哼！为了你搞对象，我差点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狄青莫名其妙地问：“这位是……”

野丁香咯儿咯儿直笑：“他就是我姐夫！你们俩在高粱地里……”

狄青恍然大悟：“哎呀，你们原来是两口子啊！大姐夫，实在对不起！”

“唉，这都是丁香的馊主意！”

野丁香粗脖红脸地争辩说：“哎，我说你怎么混不讲理呀？谁叫爹和你们两口子，不相信狄青能改邪归正哪？活该！”

叶老汉忍不住哈哈大笑：“丁香，快别逗了，上厨房和

你姐姐把酒菜端上来，我跟你姐夫和狄青一起痛痛快快喝几盅！”

这正是：

浪子回头金不换，狄青仗义闯三关，

丁香巧设连环计，喜结良缘佳话传。



第十次电话

昌黎县 王庆宽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

深夜十一点钟，非常疲倦的魏民检察长仍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他锁眉合目，右手拿着纸烟，左手轻敲茶几，显得思考的问题既重要、又复杂。突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是今夜给他打来的第九次电话，可能是因为刮风下雪的缘故吧，否则，今晚检察长的家里又是“宾客”满门啦。

魏民极不情愿地拿起了话筒。

“喂！我是魏民……。啊，您是老领导，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要紧的事情吧？”

以老领导自居的这位老革命，启唇鼓舌，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说的满嘴喷吐沫星子。幸亏电话线只能传声音，不能导吐沫，否则非喷魏民一脸不可。

老领导的高谈阔论夹杂着震动耳机发出的杂音，使魏民感到非常刺耳。他出于对老领导的尊重，尽力克制自己，借机打断了老领导的谈话：“老领导您别再白费唇舌啦，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这违法的事我可不干。这是一起以领导干部为首的群体受贿案，他们受贿款物高达十万余元，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你让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能向党和人民交待吗？老领导，千万别感情用事，法不徇情啊！”

魏民放下话筒，坐在沙发上。他又点燃了一只香烟，深

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形成了一道烟柱，随着刹那间地吸、吐，陷入了沉思：对于这一伙社会主义经济蛀虫，国家企业的“败家子”绳之以法，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那么为什么还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人，为其讲情开脱呢？是这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呢，还是在搞官官相护呢？是这些人大脑得了昏庸症呢，还是思维神经倒退到原始社会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有了答案，就是现存的腐败现象，导致一些人在掌权时，利用手中的权、钱、物，罗织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干扰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阻碍着“四化”大业的顺利进行……不知是风雪天的寒冷，还是感到问题的严重，想着想着，魏民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爱人林芳拿来一件呢子上衣，给魏民披在身上。魏民带着甜、酸、苦、辣的复杂表情，望着爱人没说一句话。林芳看了丈夫那付样子，打个唉声说：“魏民，你秉公办事、严于执法，这是对的。不过，他们关系广，人际熟，上下都能挂的上，摸摸哪个脑袋都比你的大，你要谨慎从事，三思而后行啊，别打不着黄鼬惹一身骚。”“怎么，你怕啦？”林芳点了点头。接着就把魏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触怒领导，后来这位领导抓魏民一点之错大作文章、无限上纲、扣了一顶反革命帽子回乡劳动的往事说了一遍。

魏民仍是锁眉合目，用手轻敲茶几。待林芳说完便开口道：“为免危险，那么我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丧良心的事咱可不干。”

“坚持原则不行，马马虎虎不干，你让我怎么办？”

“请调。”

请调二字，就象两颗重型炮弹，轰得魏民脑涨耳鸣。气

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当他想到妻子跟他过了五年非正常人的生活时，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

林芳见魏民默不作声便补了一句：“换个工作有啥不好。你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我和孩子想想啊！”说完拿来笔纸，放在茶几上。

屋内出现暂时的寂静，静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到呼呼的风雪声。魏民触景生情，一段往事浮现在眼前：

“二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晚，造反派抄了我的家，定了我的性。从此，林芳跟我过上了非正常人的生活。那一段时间，苦日子她跟我熬过，窝囊气她陪我受过，辛酸泪她伴我流过。如今又干这伤人事，她怎能不怕呢！她为我牺牲的太多了，是该为她想想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再说服她啦。”于是挥笔成书，递给林芳。

林芳一看气得双手发抖、脸色蜡黄。

原来魏民写的不是请调报告，而是离婚报告。

魏民急忙解释：“林芳，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做到秉公执法而又解除你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做。虽是下策，但两全其美嘛！”

林芳将离婚报告撕的粉碎，扔进痰盂。然后用双手捶打魏民的后背。这数下的捶打既有出气之意，又有内疚之情。

“叮铃铃……”，第十次电话声又响了。被搞得精疲力尽的检察长，实在无心再接了。

林芳转身拿起了话筒，与对方通了话。

“喂！你是哪位？……啊！你是县委高书记，叫魏民接电话，是关于受贿案的事？”

魏民一听是县委书记出面讲情，肺都气炸了。此时此刻，他难以控制激动的心情，也忘掉了爱人手里拿着的话